

第四十八回 仁義不虧金藏大開佛法 孝慈具足蓮台現出人倫

詩曰：

莊嚴法相遍圓通，五百由旬過化城。
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大千海時轉光明。
黃金滿地隨時現，白玉為台踏步行。
嚼破虛空還色相，不知無滅亦無生。

卻說雲娘、了空辭別月岩禪師，母子、泰定、細珠和老師姑出海，同這一起東京進香女眷，到了淮上分別。那兩個小尼僧蓮淨、梅心自從與雲娘同船，同行共處，講些佛法，言語投合，今知雲娘別去，甚是依依，因問道：「老師父如今往那裡去？我日後二人也好來尋訪，同伴修行。」雲娘道：「是回山東武城縣毘盧庵中。」三人灑淚而別。雲娘因去辭別盧氏，盧氏也要回山東。聞知山東路上大亂，盜賊太多，婦女不敢獨行，因又搭了一個河南客船，從徐州起岸上汴梁，才回武城縣。

那時金朝與南宋講和，因此南北通行，無人盤詰。盧氏把淮安宅地典賣，葬了公公、丈夫，痛哭一場，別了老師姑，和雲娘上山東。路上不消化齋，走了半月，到的汴京。正是金主亮登極，黏沒喝、兀朮太子久已死了，燕京大亂。金主亮大殺宗室，將他伯叔兄弟、姊妹姪姪盡行奸亂，因此中外離心，大臣反叛。人主荒淫異常，要來汴京修造行宮，不日南侵淮上，造船千隻，東昌、臨清一帶河路，亂成一塊。這雲娘不敢回鄉，只得同盧氏賃個小房，在東京住下。

那汴河西沿燒的大覺寺傍邊，靠西一帶空園，幾間大瓦房都燒了一半，多少幾個窮兵住著，外門面上寫一帖，是「內有閒房賃住，不爭房價」。泰定、了空看了道：「如今大娘出家，和三娘、細珠住在一個房裡，你我是一僧一道，路上行走還怕人盤問，這個京城如何好一處同住？不如尋個閒房，咱兩人安身；白日在外化齋，夜間同宿。這個破房子，寫著不爭房價，一月給他三四百錢，住不上兩個月回武城去了。」了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問了住房的，道：「是幾間官房子，沒有正主，閒了二三年。不拘多少，你們出家人有甚貴賤。只是一件，房子破了，裡邊磚石門窗還多，不可作踐。又有些古怪，夜裡丟磚弄瓦的，不甚安靜。你但不驚恐，盡你住幾年，房錢不消論。」泰定道：「且講一月三百銅錢罷。」眾兵道：「隨便罷，不消講。」

說畢，泰定、了空去稟知雲娘：「俺在河西沿幾間破房子住下，各人取便，來往看問，到也不遠。」雲娘點了點頭道：「隨你們便罷。」說著，各人去了。泰定買了一把鎖，將他和了空的破衲襪、扁拐蒲團、一套兒行腳衣妝，鎖在一間破樓底下。白日子空往城裡化齋，泰定至巷口打坐，時常照管雲娘屋裡薪水。盧氏的家資漸漸的消乏，雲娘的首飾久已費盡。雲娘、盧氏也常使細珠在街上攬些女工，多少換錢糊口。

卻說泰定一日在破樓下睡著，夢見南宮吉進來，披頭散髮，手拿著一個金磚，送與泰定道：「我東牆下有四窖金磚，留下等你和慧哥。你只在這古井傍青石下，看有火起處找去。」泰定醒了，聽聽正打四更，叫了空幾聲，全不答應。原來了空做夢到了武城縣？盧庵，築起一座七層寶塔來，都是黃金，安上舍利，放出佛光，把山門都罩了。忽然驚覺，泰定叫他說他的夢，了空也說他的夢；兩夢相合，不知主何事。

泰定起來撒尿，只見東牆根下起來一塊火，其色非紅非青，半黃半綠，繞著牆腳往地下去了。泰定道：「此事甚奇，正應夢中言語！叫起了空來，照著火起處細找。原來一塊石板壓著井口，塌了半邊，泰定使扁拐一試，全然無水，離地有八尺多深。一層層石磴下去，內堆滿金磚元寶，不計其數。但見：

井通四面，石壓三層。金磚上黑漆光明，元寶上印文鏤就。不數鄧通之金穴，何用猗頓之銅山。有財無命，原從奸巧積將來；易散難消，偏向好人揮不去。大福神，財星助旺；守財虜，孽賬隨身。莫將郿塢鬥豪華，好向孤修佛地。

泰定取出一錠金磚來，俱是黑漆裹就，退出金色，每錠元寶有兩行大字，是「賈仁家財，天賜忠義」八個大字，刻在上邊。計四井相通，每井有一丈餘深，不止百萬。了空說：「此乃無故之金，不可輕取。」留下一錠，依舊用石板埋了。在亂磚破牆之下，多年古井，誰人來理。

到了次夜，泰定又夢南宮吉來說：「此乃我家舊物，留此等你多時，取回去做些佛事，超度我也好。天與你的，如何辭得。」醒來時，泰定和了空說知：「這些金銀如何取得去？多少取些來，回家替爹做些善事，也見他的靈應。但此金磚如何敢去賣，遇著公人盤詰，惹出禍來。」

次日，悄悄報與雲娘得知，唬得個雲娘面如土色，道：「泰定，你不記得當初全福因金子險不把我母子喪命？快快送回去！今日大家修行，受了南海菩薩的戒律，還起貪心！」把泰定喝回去了。

也是天理人情，報應不爽。泰定將金磚藏在胳膊內，出的門來，見了一個人騎著白馬，兵官打扮，走來看著泰定道：「你不是南宮老爹家泰定麼？如何在這裡？」泰定抬頭一看，但見這個人：

稀稀幾路白鬚，淡淡一方老臉。窄袖箭衣，久在金營稱幕客；皂靴纓帽，還存師相舊家風。有緣岐（路）遇恩知，無限離情悲故舊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是高秋岳。一向東京投在金階室家營裡，做個書辦官，今年已六十歲了，還認得泰定是南宮吉家人。馬上問道：「你如何做了道士，也不到我家看看？快隨我來。」泰定正帶著金子沒處擺佈，見了高大爺是通家恩人，如何不喜！說道：「小的忘了大爺的宅子，正找不見，隨大爺家去磕頭罷。」跟在馬後。不一時，到門首下了馬。泰定隨進去，磕了四個頭，站在一邊。秋岳便問：「你奶奶好麼？幾時找見你家哥哥，如今在那裡？」泰定把雲娘從東京去，上了淮安，不得回鄉，慧哥做了和尚，雲娘已出了家，今年在南海才得母子相逢，如今在這西河邊暫住。「小的因家主不見，也找了十年，才遇在一處。」秋岳聽說，歎道：「這等一家財主，不料人亡家破，子母分離，到了這等流落處！如今也少有你這樣家人。」叫人快安排酒飯給泰定吃。泰定道：「小的也吃了長齋，久不吃酒了。到有一件事和大爺商議，不可使外人聽。」秋岳忙把手下家奴趕開，兩人在廳上悄悄言語。

好個泰定，他不肯說這金子的原因，只道：「這幾年，家產淨盡，片瓦不存，只有當初主人藏下的一個金磚，如今要賣，好容易

縣去，贖出賣的宅產來，給慧哥度日。正然沒處去賣，遇著大爺，就是當初主人一樣。把這金子賣了，打發他母子還鄉，也是大爺和家主相好一場，足見生死不變其心。」說畢，向搭膊底下取出一錠金磚；雖然漆過，兩傍金色光發，十分好看。秋岳將金磚接來道：「可見是大家，在外流落十年，還有此物。你大娘怎麼收得這樣緊密？」取天平一兌，足有四十八兩。秋岳道：「這樣亂世，也不便去賣，我兌四百兩銀子與你罷。」泰定道：「大爺吩咐，有甚麼多少。這還多費了大爺的！」即時叫泰定吃了飯，忙叫家下去接南宮大娘。

高秋岳夫人又是個好人，從那年別了雲娘，至今十載，聽得雲娘到京，恨不得一時相見。問了泰定，知有盧三娘也在一搭，連忙抬了三頂橋子，使丫鬟連香領著到了寓所，把雲娘、盧氏、細珠一齊請將來家，又使管家請將慧哥來。蜜食素菜，裡外擺了兩三桌，吃了三日不放。雲娘急要辭回，秋岳道：「如今有上臨清解米的回船，起一路官批，既是我的親眷，再不消費事，送恁去罷。」不二日，兌出四百兩銀子。雲娘還不肯受，爭奈一路盤費了盧氏許多銀子，回家又沒路費，泰定勸著，只得收了。

次日登舟，一家人口上船。不消半月，到了武城縣，在毘盧庵住下。月岩禪師早已先在庵上，修得山門、大殿、禪堂、配殿，一進五六層；內外有五六十年僧眾，掛了接眾的磬板，似大叢林裡規矩。雲娘暫在後方丈獨宿一宵。早有王姑子知道，請在王杏庵家新舍的尼庵暫住。

明日，泰定到城裡舊宅子一看，倒的只落得一座高房，前樓和花園、翡翠軒，俱拆成一片平地，也沒牆垣，做了個大路往來人撒尿的去處。問了傍人，已換了三個主子，趙監生、尚舉人死了，又賣與劉學官公子劉進士，招人住著，通沒修理。泰定走到劉進士家，正遇在家，進去見了，說主母相公一向在外，回來要贖這舊宅居住。劉進士父子乃天理人家，又係舊交，即查原契，是三百五十金，情願許贖，就少些也不妨，日後補完。泰定謝了。回來稟知雲娘，將前日秋岳的銀子取出，一天平兌了三百兩，待搬過去再完。原來泰定心裡記得當初賈乞兒討飯，南宮吉托夢一項銀子。久埋在高房下，取出來可以完事。劉進士收了銀子。泰定請雲娘、三娘過獅子街舊宅來，雲娘不肯，道：「等收拾完了，過去不遲。」使細珠、泰定先上宅子裡支鍋盤炕去訖。

到了半夜，泰定叫細珠起來點燈：「我這門坎下有一窖銀子，是我當初埋下的。」細珠不信，道：「天生扯荒的精！有銀子你還等到今日哩，不知幾時拿去另尋老婆了！」泰定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細珠手提著燈，把前後門關了，泰定才使鐵鍬一剗，取起大方磚來。那有當初埋的銀子？只叫得苦，想是被人掘去了。取將鐵鍬來，用力一鏟，只見撲通一聲，是一個大井口，把泰定弔下去，有三尺深，都是金磚元寶，一層層排滿。取出一錠來，八個大字，即是汴梁所埋之物。夫婦二人方才向天拜謝，說天賜財神，情願舍些修塔建寺，依舊掩埋了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叫將土工來，把花園、翡翠軒一帶，分為兩院，做一觀音庵，另造起檀香像來。請雲娘、盧氏過來住了。鄧三家兩口聞得雲娘回來，買禮來看，隔了十年，都老了，時常做伴。問道老馬，久已死了。雲娘別招了兩個貧婆做飯服事。泰定取了幾筒白、藍布來，換了雲娘、盧氏的衣服，自己買個驢兒，也換了一件布道袍，常到毘盧庵看了空，聽些佛法。叫將鄧三來，把獅子街舊典當舖開起，油漆得一時嶄新。

一縣親友聞得南宮官人母子回家，又贖回宅產，修理一新，不知家裡還有多少銀子，就有一班人兒來行賀，引誘泰定做些生意。泰定俱辭了去，卻上東京謝了高秋岳一分大禮。秋岳說：「你家沒有主子，寡婦孤兒，又都出了家，這亂世如何支得住？還該做個小小前程，撐持門面。」因此叫他納了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在東京錦衣衛裡做個旗牌官，還頂著南宮大官人的缺，只不管事。因此泰定隨了姓。滿縣人敬他忠義，又有家事，都呼為小南宮官人。從此度起日月，富倍於前，又修起南宮吉的墳墓，又做了許多日的道場，超度南宮吉的罪孽。

一日，和雲娘、盧三娘、慧哥，王姑子、細珠隨著，一同上了墳，回到毘盧庵來參月岩長老。雲娘說起：「當初曾舍一百八顆明珠在這裡，岑姑子死了，寺上兩遭遇火，不知落在誰手裡。」月岩禪師大笑道：「珠子到也有。可惜連我一件衲衣偷去了。」了空看著月岩又笑道：「有了珠子就有了衣，有了衣也就有了珠子，只在眼前，不消尋覓。」說畢話，取出一件破補衲潑來道：「可是老師父的衣麼？」月岩長老道：「正是了。」接過衣來，用手一捏，那縫的襪布兒依舊完全，上面卻添了一個金針。長老拔起金針，抽出一個黃袋來，一百八顆明珠溜亮光圓，遞與雲娘，低頭一看，正是自家故物。詩曰：

珠從罔象於何求，不是明人莫暗投。

赤水歸來還獨照，牟尼頂上起重樓。

又：

趙州八十猶行腳，須信心頭未了然。

及至是珠無一事，始知虛費草鞋錢。

雲娘看珠已畢，忙把金針取看，不似人間鋼鐵，只見金光明亮，照得一殿都是佛影。了空細說，「是南海婆婆送我縫衣的」，才知是菩薩的顯應。將這針和珠依舊送與長老，長老叫了空收在身邊。雲娘想了想道：「我有個願力。了空，你可成此孝心——日後化出錢糧來，寺後起一座七層寶塔，安放金針、珠子，供養為舍利之塔。可惜我們年老，不能成此願力，將此功德留與你做罷。」長老向雲娘道：「佛法願力不是輕口許的，凡有願力，一世不完，來世苦修才得圓滿的。七層寶塔乃數萬金銀的佈施，武城縣一個小小地方，如何滿得這願？」一言未畢，只見小南宮員外泰定向長老、雲娘前跪下，說：「此塔不難、我替母親、慧哥完結此願罷。」長老驚道：「你一人如何有這等福力？」泰員外才把天賜黃金的事說了一遍。雲娘才知向來贖產興家，另立門戶，原來天報忠義之僕一段因果。自此，泰定回家把寶藏取開，一面興工在毘盧寺後築起七層寶塔；層層是佛，安放金針、明珠在上。塔成之日，金光夜現，遠近善信男女，上十上萬的人隨喜，俱道：「泰定忠義，了空孝母，所以天賜黃金，完成佛事。」

那日，做了七晝夜道場，忽夜間雲娘夢見南宮吉，依舊冠帶，笑嘻嘻走來，對雲娘作揖道：「多承你和慧哥虔心超薦，我今已蒙佛力解釋冤愆，永不墮輪迴，托生人世，從此永別。」又向泰定說道：「你一生忠誠，天賜二子，世享福祿。」言訖而去。醒來卻是一夢。次日，雲娘說與慧哥、泰定，二人也說夢中如此。大家歡喜，感謝佛力。

到了道場將畢，忽然來了一枝人馬，前後紅旗黃傘，罩定一個少年將官，只有二十多歲，卻是生得齊整。來到寺前下馬，便問道：「可是武城縣毘盧庵了空長老的禪林麼？」了空慌忙迎出去。一見了空，將偏衫袖子扯住道：「師兄，你好快活！撇得我在苦海，就不慈悲我了？」雲娘、盧氏、王姑子，都躲避在後齋堂去了，只落得月岩、泰定，都出來迎接。你道這小將重員誰？

鴛鴦帳裡談經伴，龍虎巢中羅刹娘。

柳葉已拋珠勒馬，梨花新棄綠沉槍。

摩登不破阿難戒，天女難登彌勒牀。

阿閃國中還尋婿，蜜成蜂老又尋香。

原來是淮西大寇李全寨中，梨花槍楊夫人女兒錦屏小姐。原招了空為婿，兩人談經說法，不肯破戒，許下結伴修行。因李全亡後，楊夫人投在大金麾下，做了土官夫人，領他的兵馬鎮守淮西。如今夫人又死了，小姐將後事付與營將，卻來找尋了空，今日才得相見。

了空迎上殿來，只見這小將軍行了五體投地三參的禮，卻與了空平拜了，才和月岩長老問訊。卸了戎妝，卻是幅巾道袍，掛了一串數珠，一雙小小方頭禪履。月岩長老甚是納悶。了空請進方丈，請出雲娘一行人來相見，細說前因，才知雲娘是婆婆，這小將軍是乾媳婦兒。錦屏又拜了雲娘兩拜。大家坐在一團，擺上齋來吃了。只見錦屏小姐喚家將捧出一盤金銀來，約有千兩，送與了空，助寺上功果，自己卻將頭髮分開，跪在佛前，求雲娘剃髮。長老大喜。原是有法名——是了緣，與了空敘兄弟的。自己做就一套禪衣僧帽，即時一個新比丘尼，滿口經典，久已受了菩薩戒。先拜了佛像，後拜長老、雲娘，即時發遣營將人馬回淮上去了。從此與雲娘作伴不題。

且說蓮淨、梅心，自淮上與雲娘分別之後，雖已出家，掃清惡孽，然未免有前世一段因緣，只覺心中戚戚，悶悶不樂。到了東京，大覺寺已焚燒盡了，四圍小房又被老少兵丁占去，卞、鮑二寡婦也先後死了，福清姑子又同這起嘛喇和尚引去，不知去向。因沒處安身，只得原投談能姑子，在汴河橋當日福清淨室小庵中住下，化齋度日。一日到一常善人家，說起：「近聞得山東武城縣毘盧庵，新到了空禪師講法，又築一座寶塔，舍利每夜放光，遠近善信上千上萬的去聽經。俺們東京的人也都在隨喜，聽了空禪師說法。咱如今不久也要去。」蓮淨得了此信，回來對梅心說了，道：「這毘盧庵中了空禪師，就是雲娘的兒子。咱和你終日念他，如今在這裡終日化齋，不是常法。不如和你同上武城縣毘盧庵，一則聽些佛法，二則尋訪支娘，皈依了他。咱看雲娘平等，久後得成正果的。」二人計較已定，遂去約了些同伴善人，擇一出行好日，一齊上路，往武城縣來。

忽一日，路上來了一個和尚，挑著蒲團，一瘸一拐走近前，見了蓮淨、梅心，慌忙問訊道：「二位師弟往那裡去？」蓮淨說道：「俺到武城縣毘盧庵了空禪師處受戒。」你道是誰？原來這侯瘸子自從跟了那道人，終日挑擔，各處化齋。只因行走甚是艱難，也跟了年餘，那道人嫌他，竟不顧他，自己去了。這侯瘸子無奈，要做道人，又不會弄玄虛、唱道情，也只得將頭剃了。遂買個小磬兒，到人家門首，不用開言，打一聲兒就有錢米，不費一毫力氣。自由自在，終日穿城過府，到處化齋。這日遇見蓮淨、梅心，聞他到毘盧庵受戒，因想道：「我出家多年，終日餬口，久後自然墮落，若不聽經受戒，怎有出頭好處，何不同他們去走走。」因說道：「我也要到毘盧庵受戒的，望二位師弟慈悲，帶我去罷。」梅心說道：「師兄要去，同往何妨。」因此作伴，一路同去。

不一日，到了毘盧庵中，先拜了佛像，後拜長老與了空。蓮淨、梅心因在南海船中會過，俱是熟的，隨請雲娘出來拜謁，說：「弟子不遠千里，特來赴法皈依。」長老道：「他自在獅子街觀音堂中焚修。」隨叫了空領他去。那瘸子不便同行，遂在寺中歇宿，當一火頭。後來無病而終。

卻說了空領了二尼僧去拜見雲娘，說來皈依的。相見甚是歡喜。從此在觀音堂與雲娘、了緣作伴，晨昏焚誦。

過了數年，盧氏不在了，葬在塋旁。雲娘享年八十九歲，一日喚將了空、了緣來，念了四句偈言，瞑目合掌，只見滿天瑞彩，一屋香雲，冉冉向空而逝。了空痛哭一場，將雲娘盛殮，即擇日葬在新築高塔下，做了九日道場。引得遠近善信之人俱來觀看，不下數萬人，人人嘖嘖稱羨，俱贊雲娘為善之報。後來，了空、了緣仍守舊規，一力苦修。了緣壽至八十，了空壽至九十六，俱無疾而終。後人見此一段奇因，有感而作詩曰：

生前淫奢逞雄心，轉眼繁華一旦湮。

鴻爪雪泥蹤易滅，花蔭月色影須沉。

生事事生彰果報，害人人害若回輪。

昭昭天道人多昧，特借南宮作勸懲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